



接种疫苗后 静听风雨声

■ 本报评论员:余凡

国内媒体报道,印尼的新冠疫苗接种行动于1月13日周三启幕,在各省市分批进行,直至普及全国1亿8100万民众。这激起了全国战胜疫情的信心,以及对疫苗的求知意愿。

当国家药物及食品监督管理局(BPOM)于11日签署紧急使用“科行药业”的Sinovac疫苗后,佐科总统于13日在独立宫成为首位接种疫苗者,在无数镜头的聚焦下,总统微笑着被注射疫苗,展现了大国领导者的风范;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也随即接种,在国际新闻中引起很深远的反响,在国内也缓解了多数民众对各类“疫苗谣言”所引发的疑虑。

国家卫生部(Kemendeskes)

疾病防治局(Dirjen)今年初发布的“为防控新冠(Covid-19)接种疫苗技术指南”,已详细说明灭活疫苗不会在人体造成不良影响,可能只会对部分引起轻微的不适反应,疫苗的抗原体会使注射部位红肿,免疫力的激发会让接种者稍微发热。合格的疫苗会产生轻度的不适,但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让人形成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。接种疫苗后会在打针对部位有局部反应,若严重的可能引起“蜂窝织炎”(selulitis)。此外,会引起发热、全身疼痛、肌肉酸痛、头疼、乏力等系统性反应(Reaksi sistemik)。

然而,政府这一系列防控疫情、为民服务的政策,在实施前后却遭到“反对者”的质疑、刁难、抹黑及蓄意诬蔑,让很多爱国

的开明人士义愤填膺。接种疫苗前一天,国会第十一委员会(Komisi XI)与卫生部的听证会上,某执政党国会议员公然拒绝总统“接种疫苗”的号召,还表示不让亲属注射疫苗,并发表偏激的反对言论,存心扯政府后腿。

《罗盘电视》14日的Rosi政论节目中,律师维多尔(Viktor Santoso Tandiasa)对中国“科兴”(Sinovac)疫苗的有效性表示担忧,因为巴西在试验Sinovac的过程中认为其功效仅50.4%,只在世卫组织规定的最低门槛。他认为购买“科兴”疫苗过于草率。若“中国疫苗”真的行,为何还买西方药业的疫苗,而把自己次等的“试验品”卖给印尼?

《VIVA网》18日报道,社媒上流传说锦石县(Gresik)副军分区区长(Kasdim)

苏庚(Sugeng Riyadi)少校及一位下属在接种“科兴药业”(Sinovac)新冠疫苗(Vaksin Covid-19)后逝世。贴文最后一段写道:“今天早上举行葬礼……当心这种疫苗实实在在的危险性。”然而,经过证实后,这则消息是居心叵测、妖言惑众的“假新闻”(Hoax)。政论员阿德(Ade Armando)在视频说,任肃贪局资深顾问的长老阿卜都拉(Abdullah Hehamahua)著文《接种疫苗是商机或贪腐?》以外行的眼光、狐疑的心态去看待政府防疫的努力。

除了政客、反对派的妖言惑众,专家认为,民众对接种疫苗的恐惧感,更多源于对“免疫后及活动”(KIPI)的心理影响。新冠Covid-19处理团队的法兹利(Muhammad Fajri Adda)博士接种后于20日在疫

研讨会上对记者说:“一切如常。”Kramatjati社会医疗所的音达医生(Inda Mutiara)也表示:“注射时并不疼,至今身体状况也很正常。”

各家媒体纷纷报道,施列曼(Sleman)县长史利(Sri Purnomo)于14日接种了疫苗,但在8天后的22日感到不适,经检查后确诊新冠肺炎,立即隔离治疗。消息随即被有心人大肆炒作,在犹豫不决的民众间产生了不良影响。“印尼免疫技术咨询集团”(ITAGI)主席乐热基(Sri Rezeki Hadinegoro)解释说,灭活疫苗注射后需14至30日,才能在人体内产生抗体,所以,县长是于接种后的这段时间接触病毒而被感染,并不是因为注射Sinovac疫苗而染上新冠肺炎;并呼吁民众执行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疫苗计

划。

目前,已获世卫组织认可的中国疫苗有康希诺(Cansino)、国药(Sinopharm)、科兴(Sinovac)三个品牌,另有两种还在第III期的人体试验之中。中国外交部表示: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”中国疫苗提供给印尼、土耳其、阿联酋、巴西、菲律宾、埃及、巴林及非洲一些国家。已取得约16个国家的近5亿剂疫苗订单,预测最终可达到几十亿剂,估计今后决定选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将与日俱增。

记得苏轼的《定风波》写道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深有感触……佐科政府如今仿佛在穿林打叶的风雨声中,坚定地仰天吟啸,扫清一切障碍,迈步前行!

喜看90后印华文坛新人

——读李伟琪博士的文章《随我入“红楼”一梦》

■ 巴厘省:意如香

近年来,我们欣喜地看到,印华文坛不断涌现出新面孔的新秀人才,他们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深度,涉及面广,见解独到,不计一格,很有看头,令读者眼睛一亮,如余凡、林越、苏歌、王景泰、许已斌、敬古等,今又冒出一个90后的年轻作者,今年30岁的才女李伟琪博士。

李伟琪1991年出生于棉兰,棉兰高中毕业后,到澳洲深造,2017年毕业于墨尔本的医学院医学研究博士班,现为雅加达一家化妆品公司总经理。1月22日,李伟琪在国际日报上发表了一篇《随我入“红楼”一梦》。我一读喜出望外,为有一个风格清新的90后年轻后起之秀而高兴。李伟琪为文细腻委婉,见解清新,分析入木三分。令我这老朽作者欣喜万分,一连细读了三遍,是我阅读新秀作品少有的习惯。

为什么我情有独钟喜



李伟琪博士

欢《随我入“红楼”一梦》?因为《红楼梦》一书是我一生的最爱,早在印尼封杀华文华语的三十二年黑暗时期里,许多华人迫于独裁威权,都把家里的华文书报焚毁了,我也不例外,一把火都把华文书烧了,望着熊熊火焰,懊恼中急中生智,急从火焰中把一套《红楼梦》抢出来了。

这一套《红楼梦》就成了我在黑暗年代里,唯一的一本华文书了,三十多年来,《红楼梦》伴我度过了那缺乏华文精神食粮的苦闷岁月,一遍又一遍,一回又一回,沉

醉在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眼泪缠绵情怀中,以及贾母的宠爱、王熙凤的泼辣、刘姥姥乡巴佬逛大观园、金陵十二钗、诸多丫鬟等的喜怒笑骂中,还有贾府纨绔子弟的作威作福、荒唐无度、焦大狐假虎威家奴的悲哀、迂腐文人贾雨村的装腔作势、道貌岸然等等。更是作者曹雪芹蕴意自己的没落家世,借荣国府与贾府的落败描述中,炫富耀宗、喜怒哀乐,最终病态美人林黛玉,天天泪痕洗脸、泡浸眼泪葬花身亡,而一生厮混脂粉堆的贾宝玉看破红尘,遁入空门绝尘浪迹而去的悲凉,“世上万物,好便是了,若便是好,若不了,便不好,若要好,须是了”,把没落家族的红楼梦碎,梦破一切的“了无为”荣华富贵,终成一场“红楼梦空”而作结。却完成了曹雪芹始料不及的石头记“红楼梦”天书,成为旷世瑰宝,是一部中华文化民族瑰宝载入史册,更成了炎黄子孙博大精深的文化骄傲。

如今品读李伟琪才女

的《随我入“红楼”一梦》,不禁惊讶于作者的细腻文笔,以及她品读章回小说文本涵义的到家,有见有解,独具领悟。惊讶于一个90后的印华后起之秀,脱颖而出横空出世了。可以看出李伟琪有着难得的文学天分,对中华文化有一定的学养造诣,是可造之才。建议印华作协袁宽主席,不要错过良机,尽快与李伟琪联系,吸收到印华作协写作队伍中,鼓励她多多创作,深信假于时日,李伟琪必定能够焕发出文学正能量,为印华文坛的后续有人增添光彩。

更希望李伟琪文友不负众望,在印华文学的漫长大道上,出一份力,发一份光。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,再接再厉,有劳你们了。

“说道心酸处,荒唐愈可悲,由来同一梦,休笑世人痴。”

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心酸泪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。”



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
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Indonesia

2020抗疫有奖征文入围作品

疫情随想

■ 印尼中商会:李贝菁

2020年是让全世界震撼的一年。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发现在武汉,那时刚好春节,中国同事们都回去过年。那时人心惶惶,武汉封城,中国同事各自蹲在家里过年。

那时各国开始禁止中国人入境,自2020年2月5日起,印尼政府宣布暂停中国大陆与印尼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。因此很多人不能回国团圆。

各国侨胞都忙着捐款,捐口罩到中国。中国外运(印尼)有限公司也天忙着寄口罩到中国。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控制速度和医生、护士的牺牲奉献让全世界刮目相看。可是万万没想到,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200多个国家,包括印尼。

印尼总统在2020年3月2号第一次宣布有两人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时,印尼人民恐慌,一天之内许多超市的日用品、口罩被扫空。百货公司排长龙,要买米都很困难。大家担心买不到日用品,也担心会暴乱。

印尼政府宣布让民众不用担心买不到日用品,那时大家才停止扫空东西的行为。可是口罩缺货,口罩价钱飙升,贵十倍二十倍。口罩的稀缺性和高成本也归因于印尼向国外大量出口口罩。

为了满足国内需求,除了停止口罩出口外,政府还试图提高口罩产量。有的公司开始从中国进口口罩,我们公司也忙着购买口罩来保护员工。最让人担心的是印尼医院人手不足,个人防护装备不

够。病人快速增加,被感染而死亡的也快速增加。

印尼政府开始封城,大家在家工作,通过网络,邮件沟通,腾讯会议来完成工作。感觉2020年是进入新时期的开始。

目前印尼的疫情让人不乐观,感染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要协助保持安全,戴口罩,勤洗手,保持距离。虽然业务会受疫情影响,在各位领导积极的态度与教导之下,还有各部门同事们的团结态度,我们一起突破难关,希望印尼能快渡过难关,早日能恢复往日安定自由的生活。

俗话说:患难见真情,团结是力量。在这个疫情特殊期间,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和健康。

最后祝大家身心健康快乐,步步高升,希望全球各国瘟疫空前未有之浩劫能早日平息。

作者单位:中国外运(印尼)有限公司

煮饭婆和敲键手

■ 香港:东瑞

有时写点小文章,也耗费不少心思,像本文的标题,就太煞费思量了。有同学问我,写本文,你是先拟标题,还是文章写好,才下个标题?这两种情形其实都有。但无论如何,比较多的情形下,是有个大致标题,限制内容重点,等文章写好,再斟酌是否妥当,是否要改?像本文,想叙述龙凤胎疫情宅家的某一方面,灵感来自自我首次听到凤胎在向朋友自嘲自己成了煮饭婆,须知她是很不喜欢被称为老人家、师母之类的人,自嘲为煮饭“婆”,可见疫情之严重,不老的主妇熬成了“婆”!哈哈。

题目《煮饭婆和敲键手》,男的本来要用“敲键公”,但怕生硬别扭,人家“煮饭婆”是约定俗成的说法,早就使用了上百年,还含有老婆、妻子的意味;敲键公算什么?一定笑跌一地的假牙罢。想用“敲键牛”(从手写时代的“爬格子动物”得到启发)又觉得很不对称。她是人,我倒成了动物了?虽然不过是形容而已。最后想到了“敲键手”那个词,源自敲鼓手,也带有不是简单的手,还含有人物、职业的标识。我觉得很自然,也顺口。可

见一篇文章的标题绝不简单,大有学问在焉。有次我跟小月提到我有篇文章批评旅途中抢食的馋相和贪心,小月赞赏我的标题《途中吃相》,她是夸在点子上了,结果害得她要听我夸夸奇谈15分钟标题心得。

我和家里的“煮饭婆”,在疫情期间,尤其是香港疫情始终不稳定、第三波疫情突然又杀到的时期,身份都大逆转,以前绝非如此,以前她是出版社董事长(督印人),俺是总编辑,我们的排位一向有高度默契,按次序是健康、家庭、工作、写作。岁月正盛时期,我们四项样样都有,现在在前两者成了常态,工作被排到了最后甚至停顿。以前每天都排得满满的,我俩在外面吃的几率是占50%,午餐常常外面吃,晚餐不时叫外卖,谁让我们忙到头上冒烟,不知自己是谁呢?

这期间,除非不得已,或疫情缓和,才偶然到外面吃;每周一次或七八天采购一次的出门,咱都买了不少菜蔬果瓜储存在冰箱,必须尽快用完。每每看到凤胎束起头发,在厨房大忙,我可怜她,不想让她太辛苦,建议叫外卖或下楼吃,或买现成的,她都不肯。我们屋邨(花园)近

乎五十家餐厅、酒楼、食肆……一家一家论著吃,一个月都吃不完,轮不到一次。当然,有时媳妇也会多煮点,让印度尼西亚姐姐送点熟菜过来。

小月说即使凤胎变成了煮饭婆,也会是优雅的煮饭婆,也许吧。她在厨房忙,夏天加火炉,非常闷热,也与凡人一样会出汗,常常半途走出来,让我在她背部塞一张方纸巾吸汗。她煮食都属于私房小菜,两菜一汤。多的就留晚上热了再吃。她很注意切工,往往切得像写文章那样字字珠玑,非常精致、精细,又特别讲究蒸、煎、灼等不同烹调法,还讲究次序、配料,疫情中还用手机上的厨艺、菜谱和追剧一样投入。我们喜欢凉瓜、芥菜、青瓜这类蔬菜。米饭吃得很少。她用碟盘不多。每一餐结束,我打扫战场、洗碗。当然,之前偶尔她也会分配切瓜皮之类的前期准备工作给我做做。

香港外面吃应该是食材成本再加两倍的价钱,比如一个人20元的一餐,在外吃就要60元。其中20元是人工和租金,20元才是利润吧。

下午4点左右我们家(二人世界)有一餐基本由我负责的下午茶,热气腾腾的乌咖啡外加水果,主要是

两粒奇异果、一个橙和一个小苹果,由我来切,对半分。有时也可能是煎饺、鸡腿或玉米,换换口味。

这就是变成煮饭婆的凤胎的厨房故事。

她的私房小菜或会有另外的专文小介一下。

说到宅家的敲键手一俺,2月开始写《爱在瘟疫蔓延时》系列小小说,迄今写了50篇,平均每篇约1800字,共近8万字;4月开始写香港文化出版的小长篇,平均每天约写300—1500字,目前完成了五分之四,约13万字。如果连发表在博客、各种报刊、网络、公众号的散文、散文诗、诗、评论算在一起,就超过20万字了。如果是在平常的日子,我必须工作、校对、编书为主,业余无法写那么多。

疫情中,凤胎是厨艺大有进境,我这是文艺收获。不过也不该太开心,2019-2020年整整一年多了,发行商发行也受大影响,一分钱也无法开出给我们进账,按农村说法,叫颗粒不收、血本无归,惨情。幸亏,我们不是仅靠出版来养,若然,早就在大街小巷钵行乞了,或桥下冬晓。

当然也无须太悲观,只要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天,是无绝人之路的!



海纳百川
刘皓怡书法作品

长相思·疫苗

棉兰:孙国静

疫苗来,种苗来,早日种苗早脱灾,防病毒传开。日思牌,夜思牌,医护老人先上台,除病者童孩。

西苏地震

雅加达:黄心思

苏拉威西闹地震,居民不幸罹难牲;房屋毁坏难计数,救援合力履重任。赈灾物质快速到,帐篷灾民安顿好;医疗团队高效率,冀求事故搞定早。